



近段时间，总能听到身边有人在讨论电视剧《人世间》。这部讲述社会变迁和百姓故事的剧作的热播，也同时吸引很多人回到文本：电视剧的原著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人世间》也热起来了。据报道，在《人世间》作家梁晓声的家乡哈尔滨，电视剧开播仅10天，小说就卖出300套。正月十五那天，中央书店《人世间》一度脱销，书店立刻组织进货满足读者需求。

看着人们一边刷刷，一边读原著的画面，再想想平日里我们更多人喜欢低头刷视频，喜欢碎片化阅读，不由想了解一下：当下，文学具有什么样的价值？文学与时代、与社会是怎样的关系？当下的年轻人，又是如何看待文学的？

文学，在任何时代都有价值

本报记者 司晋丽

文学艺术的传统格局早已打破

蝉联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第一名；CSM（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）全国网平均收视率创CCTV-1近三年电视剧新高；爱奇艺站内热度突破9000……种种迹象表明，作为2022年的开年大戏，由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之一、作家梁晓声的小说《人世间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，无疑已站在年度电视剧的高点。

《人世间》以平民子弟周秉昆为主线，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为卷轴，揭示了不同的人群生活境遇的裂变——新中国第一代工人、知青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、在“文革”中曾被“打倒”过又复出的老干部……所有人的命运起伏的波光，汇聚成了一个国家时代中的洪流。
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文艺评论家阎晶明看来，梁晓声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几率很高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年轮》，到几年前的《知青》，再到今天的《人世间》，他的小说不但被影视制作人、创作者追踪关注，而且总能引来观众热议。

“梁晓声的作品在高度和深度上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，不温不火，不急不缓，清晰而不僵硬，生动而不空灵。时代印迹、社会演进、人物命运、人性思考，各种要素妥帖地融为一体。因此特别容易引起影视界的关注。”阎晶明说，这些也要与主流电视剧艺术要求相匹配，即现实生活+社会变迁+时代潮流+个人命运+生活哲理+道德之善。

《人世间》的不少观众都是先被电视剧吸引，转而去买书。对此，阎晶明的解读是，文学为影视提供了优秀资源，影视也擦亮了文学品牌。

近些年来，许多优秀文学都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命运。例如，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《装台》等。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，也为影视艺术提供优秀的资源，如《大江大河》《流浪地球》《哪吒》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等。

“同时也要注意到，一部电视剧一旦获得成功，剧本也可以改编成小说。”阎晶明举例说，比如2021年年初，由龙平平编剧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获得巨大成功，成为现象级作品，到年底，由剧本改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觉醒年代》正式出版，从党史专家到著名编剧到小说新秀，龙平平的华丽转身也颇有代表性。“这部小说同样具有一读之价值，文学界也应予以广阔的胸怀接纳。”

他认为，在今天，科技与艺术、与传播已经高度融合，文学艺术的传统格局早已打破，纯文学、严肃文学、主流文学，这些概念及其内涵如何理解、界定，都需要重新考量。



孩子们在福建新华书店福州安泰新华图书城读书 图片来自网络

“写人的命运的沉浮”

“时代的特征主要是由人的生存特征来体现的。简要写出时代的特征的演变，则必较多地来写人的命运的沉浮。那么，《人世间》不可能不是现实主义风格的。”回忆《人世间》的创作心路时，梁晓声这样说。

当他动笔写作《人世间》时，对于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——文学的意义，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——既要写“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”，也要写“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”。

在这里，现实主义不是一个与浪漫主义相对应的创作方法概念，而更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精神追求。

梁晓声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密切关注、深入思考并总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。“梁晓声的小说里有三样东西——有历史，是当代人曾经经历、依然历历在目的当代史，是与今天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现实；有生活，这种生活是与大的时代潮流相裹挟，通过对生活的描摹而得以认知社会风尚的生活；有个人命运，而这种个人命运又是一时代人的写照。”阎晶明评价道。

《人世间》的粉丝们，在作者展现的人间情怀中，如同瞻望时间的河流，温习历史、观照当下、瞻望未来，这也刷新了文学在新时代的存在感。

“文学作品在当下能够出圈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也说明文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有价值的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告诉记者。

作为文学研究者，刘宁认为，文学和时代、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。文

学生动地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体验和情感。它的节拍是与时代同步的，而不是落后于时代的。文学用情感来打动人，在打动的基础上做思想上的提升，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。

“能经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经典之作，作者都有对时代人生的深刻认识。这些精品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”刘宁说，“在今天的文学里，儒家的‘兼济’‘独善’等观念很突出，引导人们不仅要过好日子，还要对社会承担责任。”

深刻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

2019年两会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文化界、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：“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新时代的使命，勇于回答时代课题，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灵感、捕捉创新的灵感，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巨变，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，为时代画像、为时代立传、为时代明德。”

作为社会科学界政协委员，刘宁当时就在会议现场聆听，这也激发起她对新时代文学功能的思考。“新时代需要高质量发展和创新，而人们在精神上丰富和充实起来的状态有利于激发创新，所以当下对于人文价值包括文学，提供了一个很强的时代需求。”

“现在不像改革开放起步那些年，只要经济发展了，大家能吃饱，日子过好一点点就行对吧？”20世纪90年代，刘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。她

还记得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追求超越了一切，赚钱成为许多人最重要的追求，文学被远远抛在脑后，成为一门“博物馆里的学问”。

就在刘宁和同学们有些灰心的时候，在一次小范围的会面中，唐诗专家林庚先生对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回归，作了惊人的预判。他对学生们说，“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，国家实力增强了以后，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喜欢中国的文化，越来越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学。我年纪大了，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的！”

当时，在座的人对文学的未来并没抱有坚定的信心，可谓半信半疑，林庚先生也已于2006年作古。但在今天，这句话已成为现实。

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生存的意义是什么？每个时代的人们，都不曾放弃这个深邃的思考。

当一个终于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，一个已经站在尖端科技创新巅峰的科学家，一直追求的目标实现后，接下来奋斗的动力来自何方？在刘宁的观察中，许多人转而向文学经典寻找答案。如果只功利性地追求做名校名师，只是想拥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，这种动力不足以支撑人们前行。“到这一步，更需要发自内心地热爱科学，热爱学术，才能有一种自发的动力。我觉得文学在这个时候就能够发挥特别大的作用，接受过人文社科训练的人，思考问题会有综合的视野。”她认为，只有在精神层面拥有了种幸福感，人的综合素质和发展协调了，才能真正把从0到1的创造力激发出来。

等重要的事，我们必须静下心来阅读，不能囫圇吞枣。”他也常将自己的读书感想写下来，发布于个人公众号。两年多以来，公众号已有五六千篇文章。“文学能帮助我精确地表达出内心所想，让我明白世间的哲理和意蕴，让我体会到这个世界上的温情与美。”罗睿泽总结道。

中文系的学习并不容易——不仅有文学，还有许多语言学的课程；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以外，还需学习外国文学。通过两年多的专业训练，罗睿泽已经明了，中文系看似与文学的距离最近，主要任务却不是培养作家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他的热爱。当被问及他与文学的关系，这位年轻人说，文学已经从他当初的兴趣，变为他人生的陪伴者。当他抱着古籍阅读时，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在那冥冥之中已经有了归属。

因此，尽管还未做具体的职业规划，但他能肯定的是，自己将来的工作一定会与文学有关。“无论是在中文系的课堂之内，还是离开校园之后，文学带给我们的激情、温情都不会消散，它教会我什么需要执着、什么需要放弃，什么应该牺牲、什么应该超越。”

■ 访谈

记者：您一直研究古典文学，您如何看待文学在古代的功能？

刘宁：中华文明是特别重视文学的文明，有一个说法，我们是一个诗歌的国度，当年欧洲最早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时候，他们这对这一点是深有感触的。古代每个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是用诗的语言来表达的，只有用那种形式，你才能去表达一些深刻的东西，而不是用西方人那种很理性逻辑的形式。社会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交流，情感的交流，思想的交流，很多时候也是要通过诗来进行的，古人的生活有很多的诗意在里边。

记者：哪些经典作品在您的人生中产生过较大影响？

刘宁：最初踏入古典文学门槛时，非常重视传统的经学，就是四书五经，特别对左传和诗经读得最多，唐诗也非常喜欢，也决定了后来我做唐宋文学研究。传统经典的吸引力太强了，深刻性复杂性都值得好好去钻研，可以带我们走进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中去。我现在研究的是韩愈、杜甫、欧阳修这些经典大家，他们的诗歌总有琢磨不尽的感觉。经典大家的吸引力很强，所以很多年了，经常有朋友说，读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读够吗？我说，真的是读不够。

记者：您为什么会认为，文学在当代越来越重要？

刘宁：我接触到的一些政协委员，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，但对人文方面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。高质量发展是更加注重人的发展，制度建设需要仰仗政经法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，但是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对人的尊重，人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根基，反过来影响制度上的很多考虑。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，一个人有文学素养的话，他其实对社会的综合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会更加关注。

记者：您的学生都是年轻人，他们这一代对在文学的关注和追求有什么特点？

刘宁：第一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想学钢琴或者是画画还是比较奢侈的，但现在的学生大多都是多才多艺的，艺术也增强了他们对美的感受力，这和文学是相通的。第二，他们阅读的内容和方式也不一样了。网络文学和科幻网络文学已经植根在他们的阅读史里了，而且他们更青睐用电子设备来阅读，这也是时代衍生的产物。一些优秀的学生阅读内容非常丰富，因为网络发达以后，他们获得作品容易了。而我们那时候想找一本书，有时候都借不到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变化。不过，由于那个时候我们一本书来之不易，读起来就很认真，他们由于很容易得到，课业负担也比较重，就可能限制了他们沉浸式地去好好阅读一本书。

记者：全国两会召开在即，您的提案里，有没有对文学方面的关注？

刘宁：今年的提案之一，就是中华典籍的一个传承。在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和文旅部的“十四五”规划中，都特别强调让古籍活起来。怎么让古籍活起来？就是得有一个合理的机制。我在提案里建议，在一些重点的、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，建立中华典籍传承馆。我相信，这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基地。

文学素养，让我们更加关注人的发展

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



江苏苏州，九旬老人江澄波和他的老字号书店“文学山房”。 图片来自网络

■ 故事

在中文系获得的“乐”，可以延续一生

本报记者 司晋丽

在“00后”眼中，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读文学专业过时了吗？记者从罗睿泽身上，看到一个确定的答案——“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会有小说中那番风花雪月，但我们的生命正因为有了文学而丰富多彩。”

罗睿泽是北京一所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三学生。在老师看来，这是一个“优秀、全面”的学生——不但学习成绩好，还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喜欢体育，热心于学生会工作。不过，这名饱读经典物滋养的优秀学生，最大的兴趣点还在于文学。

罗睿泽幼时成长于大文豪苏轼的故乡，在读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就多次组织到苏祠参观。从小耳濡目染三苏文化，令他在还不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涵义时，就能将东坡先生的诗词倒背如流。后来，他

喜欢上叶嘉莹、缪钺二位先生合著的《灵谿词说》，在两位大家的带领下遨游千年词坛，与千百年前的词人隔空对望心灵相通，感受两位先生在治学中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”的得心应手。

由于酷爱阅读和写作，罗睿泽曾心怀“作家梦”。从小到大，在“语文奖杯”“叶圣陶杯”“新概念”等文学性竞赛中，他斩获无数奖项；进入大学以来，也多次在学校、学院的征文比赛中得奖。回忆填报高考志愿时的情形，他坦言，不是没有考虑过金融、法律等人们观念里“有用”、实用的学科，但这些念头只是电光石火，他很快就遵从了内心，选择了“无用”的中文系，开明的父母也给予他全力支持。

“文学不能用‘将来能做什么’或

者‘将来能赚多少钱’来衡量。短期来看，中文系学生在刚毕业后的薪资或许比不上金融、法律等专业的学生，但是，在中文系获得的‘乐’是可以延续一生的。”谈到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之学科的区别，罗睿泽作了这样的比喻。他认为，中文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做到的对在文字之下丰富心理变化、情感流动、历史变迁的分析能力。人们在阅读时，与书中主人公的境遇产生的思考和共鸣也是文学的独特性。

这个寒假，罗睿泽读了傅庚生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欣赏发凡》和黄庭坚词集。在稍显枯燥的理论学习之余，这些优美的文字令他内心温润平静。“这是个加速发展的时代，而读书是一件需要‘慢下来’的事。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，读书是与吃饭、睡觉同



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 报微信公众号